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5.01.008

# 科幻文学中的城市困境

——以《微光城市》和《月球城市》为例

周铭英

(深圳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摘要:**科幻文学中的未来城市常通过呈现封闭与孤立的特征,揭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琴娜·杜普洛的《微光城市》和安迪·威尔的《月球城市》描绘了资源匮乏、城市非正义和环境危机等困境,反映了权力结构的不平等与资源分配的失衡。未来城市的科技幻想批判社会不公,并展现个体对不平等的抗争与对自由的追寻。通过这些描绘,科幻文学深刻反思了当代社会矛盾,启发人们重新审视公正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愿景,为构建更公平和包容的未来城市提供了想象力和思考路径。

**关键词:**科幻文学;封闭城市;城市非正义;空间生产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5)01-0059-07

科幻文学中的城市设定常常成为对未来社会、科技发展以及人类生存方式的多重想象和隐喻,它们高度技术化和智能化的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城市困境”,例如资源匮乏、环境恶化、社会不公和信息隔离等,其中琴娜·杜普洛(Jeanne DuPrau)的《微光城市》(2003)和安迪·威尔(Andy Weir)的《月球城市》(2017)便是两个典型的例子。两部作品虽然设定在截然不同的时空背景,但在对未来城市的构建与批判中展现出高度的互文性,尤其是在对城市困境、资源稀缺及权力关系的描绘方面。与此同时,小说中的城市构想为当代城市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问题提供了一种批判性视角,特别是在全球资源危机、社会分化和生态环境问题愈加严重的背景下,它们以一种陌生化的方式来反映和批判这些现实问题。

两部作品对未来城市的描绘并不仅仅停留在对科技发展的畅想上,而是将城市视为复杂的社会系统,通过虚构城市的困境来反映现实中城市化进程的诸多矛盾与危机。同时,两部小说通过个体在城市中的具体实践与抵抗展现了未来城市的另一面,即,在看似无解的困境之中,个体如何通过微观的日常行动来反抗并重新定义城市空间。此外,两部小说分别代表了科幻文学中两种不同的未来城市想象,一个是被隔离于地下、与地表世界断绝联系的“封闭城市”,另一个是位于月球、与地球有遥远物理距离的“殖民城市”。但两者却又在本质上展现出对相似困境的忧虑,即在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平衡资源的公平分配、如何防止权力的集中与滥用,以及如何面对生态危机和社会分化时为个体提供基本的生活尊严与自由。这些问题不仅关乎科幻文学中的未来城市,同样也是当代城市研究和社会批判的重要议题。

因此,文章通过分析《微光城市》和《月球城市》中的城市困境及个体抗争行为,力求揭示科幻文学如何通过虚构的城市场景反映真实的社会问题,进而为当下城市发展中的资源管理、社会公正与生态可持续性提供新的启示。虽然两座城市表面上看似是对未来的想象,但其实质是对当下人类社会及其可能发展方向的深刻反思,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现实城市发展中的危机与挑战,同时也激发我

收稿日期:2024-08-16

基金项目: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等教育专项)(2024GXJK295);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SZ2024B003)

作者简介:周铭英(1983—),女,浙江绍兴人,博士,助理教授,主要从事外国文学文化研究。

们对如何塑造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城市未来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 一、资源匮乏与封闭城市的崩溃

科幻小说中的未来城市,如巨型高楼、太空殖民地或地下城市结构等,通常具有显著的共同特征,它们高度技术化,并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科学和工程成就,包括智能化的城市规划、自动化交通系统以及先进的环境控制技术等等,因此,未来城市往往被描绘为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的象征。然而,这些看似先进且充满未来感的城市却往往孤立且封闭,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到艾萨克·阿西莫夫的《钢穴》、扎米亚京的《我们》,再到厄休拉·勒古恩的《一无所有》,它们描绘的均是封闭的未来城市。城市的封闭性首先表现为物理意义上的隔绝,例如地下城市、太空站或孤岛,这些空间均被限定在特定的地理边界范围之内。而这种物理隔绝不仅反映了居民对外界的恐惧、对社会问题的逃避或资源短缺的困境,同时也导致信息和文化上的封闭,使居民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受限,观念被进一步限制。因此,尽管城市的封闭孤立能为居民提供某种程度的安全感,但它们也成为城市内部危机的根源。《微光城市》中的地下城市和《月球城市》中的阿尔忒弥斯均是如此,两座城市的地理隔绝与信息限制构成了故事情节的核心推动力,深刻影响着角色的命运与行动。

在杜普洛的《微光城市》中,人类为了躲避灭绝性的灾难,在地球深处的洞穴中建立了微光城,让一部分人类移居于此,以确保人类可以在这里延续下去。在这座微光城,“天空永远是黑暗的。城市的唯一光源来自安装在建筑物和一些大型广场中央立柱上的巨大泛光灯……在每天晚上九点到次日凌晨六点之间,所有的灯都会熄灭,城市陷入一片黑暗,仿佛所有的人都被蒙上了眼睛……彻底的漆黑让他们不敢移动半步”<sup>①</sup>,可以看出黑暗成了限制人类活动的屏障。微光城的边缘是垃圾场,“从垃圾场再往前就什么也没有了,只有广袤无际的未知区域,在那里,黑暗似乎永远也没有尽头”<sup>②</sup>,因而,微光城的居民被牢牢地困在光源所及范围之内,“黑暗像一道墙”<sup>③</sup>拦在人们面前,使其僵在原地、无处遁逃,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监狱之城。而威尔的《月球城市》中,阿尔忒弥斯作为月球上的城市,“由五座被称为‘气泡’的巨大球形舱组成。由于一般都埋在地下……由穹顶聚集而成”<sup>④</sup>。来到月球的人类只能在有空气供给的球形舱内生活,居民必须通过考核成为舱外活动工会的会员,才可以穿着活动服在舱外单独行动,而来自地球的观光客则只能在一个个仓鼠球里活动,因此,可呼吸空气的缺失成为阿尔忒弥斯限制人类活动的屏障和结界。

一个是与地表世界隔离的地下城市,另一个是与地球有着遥远距离的月球城市,地理的孤立使得两座城市的资源都变得有限甚至匮乏。微光城已经达到了其200年的使用期限,整座城市陷入了资源枯竭的困境:“微光城的居民们已经对物资短缺习以为常”<sup>⑤</sup>,他们会把破旧磨损的物品修补“数十甚至数百遍”,并“几乎从不丢弃东西,他们总是物尽其用”<sup>⑥</sup>;然而,即便如此,微光城仍然岌岌可危,面临灭亡的威胁,“不仅照明电路频繁故障,生活物资消耗殆尽,连供水系统也面临崩溃,整座城市已奄奄一息”<sup>⑦</sup>,“灯泡短缺,能源短缺,连时间也不够用了,灾难随时都会降临”<sup>⑧</sup>。在月球上的阿尔忒弥斯,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资源的获取本身就是一件昂贵而艰难的事情:“光来这里的旅费就很不便宜了,在这里生活的开销更是贵到吐血”<sup>⑨</sup>;普通居民的饮食也只限于难以下咽的“糊糊”,甚至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卫生间也是一种奢望;而烟酒之类在地球上习以为常的物品,在阿尔忒弥斯则需要严格把控和明令

①琴娜·杜普洛:《微光城市》,余丽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②琴娜·杜普洛:《微光城市》,余丽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6页。

③安迪·威尔:《月球城市》,王智涵译,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第6页。

④琴娜·杜普洛:《微光城市》,余丽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⑤琴娜·杜普洛:《微光城市》,余丽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页。

⑥琴娜·杜普洛:《微光城市》,余丽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6页。

⑦琴娜·杜普洛:《微光城市》,余丽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8页。

⑧安迪·威尔:《月球城市》,王智涵译,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第6页。

禁止。

由此可见,城市的封闭孤立对于微光城和阿尔忒弥斯而言,既是安全的屏障和避难的场所,同时又潜藏着巨大的危机。位于地球深渊洞穴的微光城,始终被黑暗笼罩,威胁着居民的生活:“彻底的黑暗让他们不敢移动半步……有一天,这座城市的灯光将永远熄灭”<sup>①</sup>，“黑暗像一道墙,拦在她面前”<sup>②</sup>，“黑暗似乎不仅仅蒙蔽了她的双眼,还妨碍了她正常的思考……黑暗让她发不出声音,甚至喘不过气来”<sup>③</sup>，微光城对灯光和资源的控制与分配,无异于库什纳《火星俱乐部》中“监狱地理空间布局对犯人的真实操纵”<sup>④</sup>。随着断电次数的增多和断电时间的延长,微光城的居民逐渐意识到,他们终将陷入永恒的黑暗,这意味着末日和死亡,逃离成了唯一的选择。而阿尔忒弥斯建立在无可呼吸空气的月球上,依靠城市的维生中心为居民和游客提供可呼吸的氧气,氧气是桑切斯铝业在冶炼铝矿过程中生成的,维生中心一边接收桑切斯工厂通过管道输送的氧气,一边抽取城市中产生的二氧化碳。然而,这种对维生中心的单一依赖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由于主人公爵士对桑切斯熔炼厂的爆破行动,爆炸产生的气体分子催生了对身体有害的氯仿,而维生中心并未设置对氯仿的有毒检测,导致全城居民陷入昏迷,并将在一小时内死去。因此,尽管爵士的行动旨在拯救阿尔忒弥斯免于黑帮的控制,却无意间让这座月球城市经历了一场生死浩劫,使之面临顷刻间毁灭的威胁。与此同时,由于阿尔忒弥斯地处遥远的月球,其经济发展完全依赖于外来移民。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节点正值人口增长进入平稳期,“整个经济系统都已经在无意间转型成了庞氏骗局,而且我们正处于曲线的顶点位置”<sup>⑤</sup>。这意味着,如果没有发展出外向型经济,阿尔忒弥斯将迅速进入经济衰退,最终被废弃,成为荒芜之地。

两部小说都描绘了高度封闭和孤立的未来城市,凸显其物理隔离、资源匮乏以及信息受限等特点。微光城深埋地下,其居民被黑暗所包围,丧失了从外部世界获取信息的能力,黑暗本身成为限制活动的屏障;而阿尔忒弥斯远离地球,地理位置的孤立以及资源的有限性,使其面临严重的安全问题与经济危机。因此,《微光城市》与《月球城市》所展现的封闭未来城市在提供居民的安全庇护的同时,其封闭孤立性本身也对城市的生存构成了威胁。然而,城市的封闭不仅仅是物理和信息上的限制,更是文化上的隔绝,例如居民的思维和文化交流受限,缺乏开放性的对话和跨文化的互动。在这一点上,两部作品都没有充分考虑文化多样性对城市生活的重要性,缺乏探讨城市封闭性可能导致同质化的文化环境,从而使城市失去作为多元文化交流场所的重要功能。

## 二、城市镜像与社会不公

正如巴特在其文章中指出,科幻小说所构建的未来城市将道德具象化,其城市结构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封闭的城市边界反映了现实城市中的分裂与隔离<sup>⑥</sup>。文学理论家达科·苏恩文将科幻小说定义为“认知疏离”(cognitive estrangement)的文学形式,如果说传统小说是一面反映现实世界的镜子,那么在他看来,“这面镜子不仅仅是反射的,它同时也蕴藏着某种转化的力量,像处女的子宫和炼金炉:这面镜子如同一个坩埚”<sup>⑦</sup>,一个实验场,通过创造一个陌生化的世界使我们得以从新的批判性视角审视未来与现实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阿博特也曾指出,科幻小说为我们如何思考城市生活和城市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但它们的目标并非真正预测未来,而是对过去和当下进行深刻反思与批判,即,科幻作家将

①琴娜·杜普洛:《微光城市》,余丽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②琴娜·杜普洛:《微光城市》,余丽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2页。

③琴娜·杜普洛:《微光城市》,余丽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3页。

④张海榕,徐超超:《论蕾切尔·库什纳〈火星俱乐部〉中的监狱地图叙事》,《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⑤安迪·威尔:《月球城市》,王智涵译,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第229页。

⑥Butt, Amy. "City Limits: Boundary Conditions and the Building-Cities of Science Fiction", *Open Library of Humanities*, 2018, 4 (2) : 1-31.

⑦Suvin, Darko. *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 Massachusett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5.

批判的目光投向的是他们自身的经历和所处的社会环境<sup>①</sup>。因此,《微光城市》和《月球城市》所塑造的城市虽然是陌生化的奇观,但其社会本质仍然与当下现实紧密相连,构成了现实世界所面临的挑战与社会问题的镜像反映。

阿特金森提出,当部分居民脱离群体并生活于封闭空间时,他们将经历三个阶段:“隔离”、“孵化”和“监禁”<sup>②</sup>。阿博特也指出,“地下城市和围墙城市……作为终极状态的乌托邦,保护型城市的潜能陷于停滞,而它的人身限制又代表和加强了那些社会的限制”<sup>③</sup>。微光城从最初旨在保护居民的功能城市,逐渐蜕变为压制和监禁居民的城市机器,正如有学者观察到的,对黑暗的恐惧使得微光城的居民无法质疑当局的决策,频繁的断电和持续的恐惧使他们在个体层面上变得脆弱<sup>④</sup>,每个居民一到十二周岁就要通过抽签决定自己一辈子要从事的指定工作,这种“监禁结构……制度化,变成文化意识根深蒂固的一部分”<sup>⑤</sup>。与此同时,当整座城市的物资日益匮乏,市长却依旧能够凭借权力占有丰富的资源,其私密房间“里面堆满了各种物品……到处都是篓子、盒子和袋子,一捆捆、一包包。罐头和衣服堆积成山,还有成排的坛子和瓶子,无数的灯泡包装盒斜靠着墙叠放在一起……桌上的餐盘里还留着剩菜”<sup>⑥</sup>。市长的奢靡浪费与居民的拮据匮乏形成了鲜明对比,突显了城市的不公和制度性的非正义。

江涛指出,“城市作为一种空间的形式被人类所建构……天然地承载着人类自身对公平正义的伦理秩序的不懈追求,一个有秩序的城市,意味着城市的建构应该以人为本”<sup>⑦</sup>。然而,权力者的贪婪加剧了城市的不公平和非正义性<sup>⑧</sup>。“微光城有太多黑暗,它不仅盘踞在城外,还潜伏在人们的心中。每个人的内心都会有一些阴暗面。它就像一只贪婪的野兽,不停地索取,让你无法抵挡”<sup>⑨</sup>。这种贪婪不仅存在于市长心中,莉娜在购买彩色铅笔时也深深感受到了这种贪婪的渴望。因此,人性的贪婪似乎与城市的公平正义形成了某种对立,城市的不公平性似乎根植于其产生阶段:

城市是人类进入线性时间以后,通过空间生产的方式所生成的文明结晶,当“权力领导者”和“经济指挥者”按照各自的内在需求对城市空间进行领域的划定和间隔之后,城市人就必须凭借着各自的能力(政治权利或经济资本)进入与之匹配的空间获取相应的社会身份,从而享受与之同等的空间资源与生存权利,这便是间隔的城市空间的非正义性症候体现。<sup>⑩</sup>

小说中的洛普作为仓库搬运工,能够直接接触并窃取仓库中的各种食物和杂货,他每次偷偷给市长输送物资时都会私自留下一部分,分给女友利兹,而莉娜作为利兹的好友也得到了好处。然而,“这并不是莉娜想要的公平。她所说的不公平是指仅仅两个人却获得了所有人本都需要的东西”<sup>⑪</sup>,莉娜渴望的是一种能够消除社会等级和隔离感的社会共同体,一种新的“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的制度。

在月球的阿尔忒弥斯,社会阶层和人群隔离更为明显:女主爵士住在康拉德球形舱的“胶囊屋”,吃着糊糊,而亿万富豪特龙·兰德维克则住在谢泼德球形舱的宽敞别墅中,享受着咖啡和雪茄的奢侈生

①Abbott, Carl. “Cyberpunk Cities: Science Fiction Meets Urban Theory”, *Urban Studies and Planning Faculty Publications and Presentations*, 2007, 27(2): 123.

②Atkinson, Rowland. “Padding the Bunker: Strategies of Middle-class Disaffiliation and Colonisation in the City”, *Urban Studies*, 2006, 43(4): 819-832.

③卡尔·阿博特:《未来之城:科幻小说中的城市》,上海社会科学院全球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创新团队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112-113页。

④Mohammed, Araz A. “Recovery from Psychological Trauma in American Post-Apocalypse Novels: A Study of McCarthy’s *The Road* and DuPrau’s *The City of Ember*”, *Koya University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22, 5(1): 125-137.

⑤卡尔·阿博特:《未来之城:科幻小说中的城市》,上海社会科学院全球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创新团队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114页。

⑥琴娜·杜普洛:《微光城市》,余丽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8页。

⑦江涛:《空间与人伦的“失范”——〈北京折叠〉中城市伦理的症候性分析》,《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

⑧Ilyas, Wanda Prayoga. “Greed in Jeanne Duprau’s Novel *The City of Ember*”, *Journal of Language*, 2019, 1(2): 101-111.

⑨琴娜·杜普洛:《微光城市》,余丽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7页。

⑩江涛:《空间与人伦的“失范”——〈北京折叠〉中城市伦理的症候性分析》,《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

⑪琴娜·杜普洛:《微光城市》,余丽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6页。

活,“比恩球形舱位于康拉德和谢泼德之间,无论从象征层面还是地理位置看都是如此”<sup>①</sup>。阿尔忒弥斯的物理位置隔离与社会阶层分化是相互映照的,因为“空间关系就是社会关系”<sup>②</sup>,同时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空间和人物之间的互动关系”<sup>③</sup>。小说中,行政长官恩古吉计划在月球上建立 ZAFO(零损耗光学纤维)生产基地,以推动地球上万亿美金利润的电信行业进行产业升级,并认为,“月球上的工业就会呈爆发式增长,工厂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人们会因为工作机会搬到这里,这样一来大家就都能过上好日子”<sup>④</sup>。然而,目前控制月球上唯一工业——桑切斯铝业的巴西黑道组织得知消息后,企图染指 ZAFO,从而控制月球上最重要的资源,进而控制阿尔忒弥斯,使其成为 20 世纪 20 年代的芝加哥,并且“只会比当时的芝加哥惨上数百倍”<sup>⑤</sup>,让“大家就都能过上好日子”变成泡影,在黑道控制下的阿尔忒弥斯,不可避免将沦为另一个被贪婪市长控制的微光城。

两座未来城市的核心特征均体现为封闭隔离性和社会阶层分化,从而成为当代社会与文化现象的镜像。这样的城市设定不仅揭示现实城市中潜在的问题,同时突显科幻文学通过镜像和未来愿景来探讨现实与虚构关系的能力。通过这种视角,科幻文学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批判性视野,使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城市生活、社会分化以及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微光城市》和《月球城市》设想的是新的未来世界,但其本质反映的依然是现实社会的问题,前者中市长与普通居民之间的阶级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不公,后者中显著的社会等级分化及地球黑道势力对资源的争夺,都揭示了城市内部的非正义和等级隔离现象。虽然两部作品揭示了社会问题与科幻未来的交织关系,借由未来城市构想批判了资源和权力不均衡等现有社会问题,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现实社会与未来愿景的契机,但在对如何实现社会变革方面,是否可以通过某种形式的集体管理制度、技术民主化或共享经济来解决等方面缺乏足够的可行性方案探讨。

### 三、个体抗争与城市困境中的抵抗力量

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中提出,空间不仅仅是物理存在的实体,更是一种社会构建,而城市空间作为权力关系的产物,由统治阶级和资本力量进行规划和管理。虽然科幻文学中所呈现的“抽象空间”反映了权力的失衡,统治机构通过各种符号和制度试图维系现有秩序;然而,列斐伏尔同时强调,个体亦可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反抗的空间”对抗权力结构,这种反抗表现为对空间的重新占有与再定义,借助日常实践打破权力对城市空间的控制性叙事。因此,城市不仅是被权力形塑的场域,亦成为个体反抗与重新创造的场所。米歇尔·德·塞尔托在《日常生活实践》(*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中进一步提出“战略”和“战术”两个概念,所谓“战略”,是指权力机构通过规则、制度和空间规划对城市加以控制的方式,而“战术”则是个体在城市空间中利用其灵活性进行抵抗的微观行为。德·塞尔托认为,城市居民通过对空间的临时占用、再定义和日常活动,能够对抗权威机构的控制,这种“游击战术”强调个体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尽管他们不掌握空间的生产权,但通过实践与行动,个体对城市空间的意义可以进行再生产。《微光城市》和《月球城市》中,城市作为权力和资源控制的象征,展现了统治阶层对空间的强势支配,但我们也看到了个体通过对空间的重新占领和再定义展现了抵抗的决心。

列斐伏尔认为,“(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由此生产出来的空间同时也作为思维和行动的工具;……它不仅是生产的手段,也是控制的手段,因此是支配和权力的工具”<sup>⑥</sup>。微光城中的儿童满十

①安迪·威尔:《月球城市》,王智涵译,译林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09 页。

②马克·戈特迪纳:《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任晖译,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7 页。

③陈洪江,杨金才:《论弗兰岑〈自由〉中都市文化空间的审美救赎》,《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4 期,第 48 页。

④安迪·威尔:《月球城市》,王智涵译,译林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30 页。

⑤安迪·威尔:《月球城市》,王智涵译,译林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33 页。

⑥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London: Basil Blackwell, 1991, p. 26.

二周岁便被分配到不同的岗位,各司其职,直至退休,而阿尔忒弥斯的不同气密舱则标示着阶层的分化,这些空间均属于“再现的空间”,即在战略层面上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权力意志。但是,列斐伏尔又指出,反抗空间,或称抵抗空间,是通过日常实践创造出来的,它们蕴含着挑战主导空间生产模式的潜力,并揭示主导空间中固有的矛盾<sup>①</sup>。例如,微光城的莉娜凭借“信使”职务之便,走街串巷,始终在探索逃离微光城的路径,并不断进入未知区域,突破黑暗,撕裂其束缚,而阿尔忒弥斯上的爵士作为快递员,偷偷参与从地球走私货品的活动,不仅使她获得了与权贵谈商讨的机会,也为她开辟了反抗的空间。

德·塞尔托指出,战术是一种通过操控事件来获得空间流动性的程序,利用权力监控下特定时机所产生的裂隙来进行操作<sup>②</sup>。作为信使的莉娜和作为快递员的爵士,凭借其职业身份,获得了极大的空间机动性(mobility),游走于城市的各个角落,从而拥有了拓宽甚至打破城市边界的机会,进而改变城市的僵化困境。弗雷德里克·詹明信在论述资本主义城市时指出,后现代的“超空间”充满了对个体感知和定位能力的挑战,这种空间“是一个偌大的空间,人处其中,无法(在脑海里)把他们在都市整体中的位置绘制出来,无法为自己定位,找到自我”<sup>③</sup>。当微光城的其他居民在制度化政策的规训下,在黑暗和恐惧中迷失方向、心神不宁时,莉娜却能“轻快地穿梭在微光城的街道之间。每一个转角,每一条马路,每一幢建筑都是如此熟悉。尽管大部分街道都很相似,但她总能知道自己的位置”<sup>④</sup>。同样地,阿尔忒弥斯上的爵士“驾着扳机沿着熟悉的厅廊行驶着……认识这里的每一条弯弯绕绕的厅廊,每一家店铺,每一堵墙上的每一道划痕,我能闭着眼睛仅凭回声和背景音推断出自己的位置”<sup>⑤</sup>。莉娜与爵士在各自受限环境中通过灵活的行动,轻松绕开监控机制,利用空间中的缝隙,在微观层面发起抗争,最终,莉娜成功逃离微光城,而爵士则绕过监控,重创了月球上的黑帮霸权势力桑切斯铝业。

由此可见,个体并非仅仅是被动的空间使用者,而是通过重新占领与再定义空间,展现了在权力压迫下的反抗力量,正如列斐伏尔所言,城市空间并非完全是权力与资本控制的实体,而是社会生产的结果,具有动态性与流动性。微光城的居民生活在资源枯竭、信息被垄断的地下城市,统治阶层通过空间的封闭性和对资源的严控维持其权力秩序,而莉娜与冬的抗争开辟出“反抗空间”——通过发现隐秘通道,打破了权力结构对城市空间的控制,最终找到离开城市的方法,重新定义了城市的空间边界。德·塞尔托的“战术”理论更进一步阐明了个体如何通过日常实践,利用空间中的缝隙和监控系统的漏洞,来对抗城市中的统治秩序。《月球城市》的爵士通过非法走私活动打破了月球殖民地对经济 and 空间的严密控制,她通过灵活运用“战术”,利用非正式的交易网络挑战了殖民地经济的垄断,并在关键时刻通过破坏重要设备,直接威胁了统治阶层的经济基础。遗憾的是,尽管个体在这些封闭城市中进行了抗争,突破了城市的物理和社会边界,但这些抗争往往更多地呈现为个人英雄主义行为,而非系统性的社会变革。因此,这些未来城市设想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更为复杂的社会组织和集体行动的问题,以及如何建立可持续的、面向共同福祉的社会模式。

## 结语

《微光城市》和《月球城市》两部小说通过对未来城市的描绘,不仅展现了科技进步和空间拓展的愿景,更揭示了资源短缺、社会不平等与环境危机等深层次的问题。这些未来城市的封闭性和孤立性既象征了科技为人类带来的避难所,同时也隐含着对权力集中与个体自由受限的担忧。然而,未来城市乌托邦的设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技术乐观主义对社会复杂性的简化,忽视了技术控制对个体自由的潜在威胁。个体的抗争虽然展示了对不公的反抗,但大多集中在个人英雄主义层面,而缺乏系统性的社会变

①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London: Basil Blackwell, 1991, p. 383.

②De Certeau, Michel.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Trans. Steven Rendal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 130.

③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桥清、严菲等译,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17页。

④琴娜·杜普洛:《微光城市》,余丽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页。

⑤安迪·威尔:《月球城市》,王智涵译,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第71页。

革和集体行动的路径。此外,这些未来城市的设想,虽然展现了技术与社会的不平衡关系,却在如何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方面缺乏足够的深入探讨。城市的封闭不仅仅是物理和信息上的限制,也是文化上的隔绝,导致同质化的文化环境和多样性缺失。因此,在未来城市的构想中,如何通过集体管理制度、技术民主化或共享经济来建立公平的社会模式,仍然是一个亟待回答的挑战。

科幻文学让我们看见,当技术进步与社会不公交织时,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在科技发展的同时实现社会的公平与人性的尊严。未来城市的构想不仅是对技术乌托邦的幻想,也是对当下社会的深刻反思,只有通过公平分配资源,反思权力结构,以及增强文化多样性,我们才能真正构建一个可持续、包容且富有人性尊严的未来城市。这些反思不仅为我们理解未来城市的可能性提供了批判性视角,也为我们在现实中探索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城市发展路径提供了启示。

## Urban Dilemmas in Future Cities of Science Fic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City of Ember* and *Artemis*

ZHOU Mingying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Abstract:** Future cities in science fiction literature often exhibit characteristics of isolation and enclosure, revealing profound social issues. Jeanne DuPrau's *The City of Ember* and Andy Weir's *Artemis* portray challenges, such as resource scarcity, urban injustice, and environmental crises, reflecting unequal power structures and imbalanced resource distribution. The technological visions of future cities not only criticize social injustice but also depict individual struggles against inequality and the pursuit of freedom. Through these depictions, science fiction offers a profound reflection on contemporary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spiring a reevaluation of justice and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It provides imaginative and critical pathways for envisioning a more equitable and inclusive urban future.

**Key words:** science fiction literature; enclosed cities; urban injustice; spatial production

(责任校对 张伟平)